

开创 精神丝绸之路的 新纪元

2014 年陕西师范大学
池田大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日〕寺西宏友 萧正洪 主 编
拜根兴 汪鸿祥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开创 精神丝绸之路的 新纪元

.....

2014 年陕西师范大学
池田大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日〕寺西宏友 萧正洪 主 编
拜根兴 汪鸿祥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创精神丝绸之路的新纪元：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
池田大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日)寺西宏友, 萧正洪主
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97-9471-5

I. ①开… II. ①寺… ②萧… III. ①池田大作-人
物研究-文集 IV. ①K833.13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9196号

开创精神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池田大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 [日]寺西宏友 萧正洪

副 主 编 / 拜根兴 汪鸿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张 骋 冯立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409千字

版 次 /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471-5

定 价 / 9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



拜根兴	曹 婷
何志龙	〔日〕寺内宏友
神立孝一	汪鸿祥
萧正洪	〔日〕小山内优

目录
CONTENTS

致 辞	池田大作 / 1
丝绸之路与“精神丝绸之路”	
——身处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所思所想	拜根兴 / 5
以人性共鸣构筑心灵交流的“金桥”	
——池田大作“开辟精神丝绸之路”思想探论	黄顺力 / 15
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温宪元 / 25
论“精神丝绸之路”的思想与实践	汪鸿祥 / 41
试析池田大作“精神丝绸之路”的丰富思想内涵	林振武 / 53
青年发展与交流合作	
——开创“精神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高岳仑 / 64
继承发展，和而不同：“丝绸之路”的回顾和展望	
.....	曲德林 王 蕾 / 74
友好之大使，思想之大师，教育之大家	
——池田大作开辟“精神丝绸之路”的内涵及教育实践	罗国振 王 莹 / 85

论池田大作“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智慧	蔡瑞燕 / 95
中日民间交流与“精神丝绸之路”实践研究	
——以大连市和金泽市为例	刘爱君 姜 明 / 104
对话的文明	陈鹏仁 / 114
池田大作的文化交流思想与文化主义	高桥强 / 125
何为“历史性”：“周池会谈”再阐释	纪亚光 关 毅 / 138
池田大作的文化对话思想	刘建荣 / 147
文化交流的过程和能量	刘继生 / 159
文化软实力	
——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	陈晓春 刘娅云 / 169
池田教育哲学对青年教育之启示	林彩梅 / 180
世界和平与青年使命	
——基于《和平的哲学，宽容的智慧》的思考	郑文娟 / 195
教育是池田大作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	章舜钦 / 205
21 世纪青年发展的课题	刘焜辉 / 213
试论池田大作美育思想及其对高校艺术教育的启示	李 丹 / 222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傅红英 / 232
以创价教育看环境保护行为对未来青年之影响	李彦良 / 240
论池田大作的童年母题书写	谭桂林 / 248
池田大作的环境正义观	曾建平 / 260
超越价值相对主义的困境：冯契与创价思想	樋口胜 / 270
池田大作幸福伦理观及其启示	陈志兴 / 281
从池田大作的音乐艺术观折射“人间革命”的真理	
——与 S. W. Finkelstein 的音乐社会学观的对比	董芳胜 / 290
开悟清末“地理学”构建的学术著作	
——牧口《人生地理学》理念解读	冉 毅 / 302
论池田大作的“国际理解教育”思想	洪 刚 崔学森 / 314
关于“为了教育的社会”的研究	
——教育权的独立和教育联合国构想、池田先生关于	
“为了教育的社会”的倡言及创价大学有关人员的研究	
.....	小山内优 / 321
“池田鲁迅”：池田大作眼中的鲁迅形象	卓光平 / 327

论池田大作和平思想与中国传统人本主义的渊源 … 周长山 袁秀华 / 337	
本于人性的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的偏向	
——兼与池田大作教育理念探究 …………… 暴景昇 / 346	
大爱无疆，润物无声 …………… 曹 婷 / 362	
池田大作佛教思想的来源	
——创价学会对“一念三千”说的接受与展开 ……… 松森秀幸 / 369	
编后记……………	/ 380

致 辞

创价大学创办人 池田大作

以宏大的友谊之心，探究深邃的学理，举行第八届国际学术论坛，我对与会的诸位先生表示最大的敬意。

百忙之中莅会，本人非常感谢。

也衷心感谢陕西师范大学程光旭校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喻前校长，以及有关老师们为论坛准备的最好的舞台，以及盛情接待。

探究本届“开创精神丝绸之路的新纪元”主题，没有比西安更合适的天地了。

我曾于1974年6月，在憧憬古都西安并驰思在壮阔人类交流史时，下定决心让新的对话阳光照遍被冷战冻结的世界。

那是我第一次访华。此后一年间，我第一次访问了苏联，再次访问中国，然后访问了美国，第三次访华，还去了欧洲，第二次访问了苏联，探究和平之旅连续不断。在这不间断的对话交流期间，我在莫斯科大学做了讲演，号召“在世界公民的心中建立灿然辉耀的‘精神的丝绸之路’！”

今天，我怀着再次跟深有缘分的先生们一起，以在丝绸之路的原点西安踏出新一步的心情献上致辞。

中国隋代大哲人天台大师智顗说：“道以能通为义。”

可以说，任何方向都矗立着阻挡去路的障碍，冲过去，向着目的，向着理想，绝不半途而废，这就是道路的意义。

在这里，我想从“文化和合”“妇女交流”“教育合作”三个层面来谈谈人心的道路。

第一是“文化和合”。

古《礼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

可以说音乐有美妙的“和合之力”，其伟大的实例就是丝绸之路。

从西亚到日本，丝绸之路各地多彩音乐和舞蹈汇集在国际大城市长安，出色地集大成为“十部乐”，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我关注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是因为其基础完全是“内发的”。

《礼记》还写道：“乐由中出”（音乐出自内心），“乐者，德之华也”（德之美的表现是音乐），“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使人们互相亲近，忘记忧愁悲哀，是音乐的性能；使人们喜悦是音乐的作用）。

出于心，归于心，消除忧愁与悲叹，以希望与喜悦连接人心——要让那丝绸之路的音乐所象征的文化和合之力在现代复苏。

抱着这种愿望，我在1963年创办了民主音乐协会（简称“民音”）。当初，民音不被理解，遭到偏见的批判，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它向日本传播了105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艺术，观众累计超过1.1亿人次。

1985年，国际形势还处于险恶的冷战时期，民音主办了“丝绸之路音乐之旅”公演，中国、苏联以及土耳其、日本的美好友情歌舞为广大观众带来了清爽的感动。

受到无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强调：“我们现在处在人民世纪的开端。在我们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人民外交的大大展开。”

尤其被周总理重视的是文化交流和民间交流。

不论时代多么复杂，只要这条路不堵塞，就一定能开展和平友好的外交——受周总理托付的坚不可摧的信念，我要严肃地传给下一代。

第二要谈的是“妇女交流”。

《法华经》是大乘佛典的精髓、生命的赞歌，由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在西安翻译。《法华经》中堪称第一的关键法理就在于“女人成佛”，即“女性尊严与永远幸福”这一大宣言。

陕西师范大学著名的“妇女文化博物馆”保存着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有异于汉字的妇女专用文字“女书”。那是在湖南省发现的当地妇女之间用于交流的文字。

据说，它形成于明代末期到清代初期，是妇女使用自创文字的表现。

研究指出，这点和从汉字演变过来的日本平假名、韩国文字相通。

总而言之，这是妇女们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慈爱生命，孕育生命，苦乐与共所绽放出的一朵“文化之花”。

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妇女的优秀交流能力必将越来越光芒四射。

我们难忘的模范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

我想起她有一次对精彩表演的演员们的鼓励。她认为戏剧演出需要综合很多方面：“后勤工作是无名英雄……今天通过你们，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欢迎和感谢。”

我坚信，在社区，在地球社会，妇女们温馨细致的对话和交流经过日积月累，会扩大生命尊严与和平的绿洲。

第三要说的是“教育合作”。

两千年前在西安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官立学府是大学的源头。

从日本来的上千遣隋使、遣唐使也在此学术和教育之都学习，被慷慨地传授文化果实。

丝绸之路也可以叫“书籍之路”。留学生们拼命从中国带回的数量庞大的汉籍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

总之，开发人生命的可能性是教育的本义，为此，与不同的他人相互启发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这也是在精神深处与中国青年们相连的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的哲学。我和研究杜威最权威的希克曼博士、加里森博士交谈后确认了一点，即“个人或整个文化互相影响时，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

得到各方面的关照，我创办的创价大学被日本政府评选为“超全球性大学”之一。

尤其是能和中国46所大学缔结学术交流协定，我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1981年，陕西省秦岭山脉发现了几只地球上濒临灭绝的美丽的朱鹮。贵国把贵重的朱鹮赠送给了日本，经人工孵化获得成功，这是激动人心的友谊共存的诗篇。

上海歌舞团以友好的象征——“朱鹮”为主题的舞剧将于2015年在日本全国公演。

2014年10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民音主办，该舞剧在日本举

行了试演，精彩的舞蹈震撼了所有到场的观众。

丝绸之路也是堪称音乐与美术的结晶——“飞天”的传播之路。

丝绸之路各地描绘的“飞天”飘动着天衣在空中自在飞舞，伴着演奏的音乐，表现出一种救济民众的善的作用。

宛如那优美的“飞天”，我们要打破一切束缚和障碍，广泛地解放青年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且向着人类和平共存的未来，一起翱翔于天际。

我也决心和先生们一道，继续尽力开拓使世界公民永远心心相印的“精神的丝绸之路”。

最后，我和妻子从心里祝愿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繁荣发展，祝愿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

谢谢！

2014年10月18日

丝绸之路与“精神丝绸之路”

——身处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所思所想

陕西师范大学池田大作香峰子研究中心 拜根兴

前言

对于丝绸之路，两个外国学者的名字应该引起人们注意，他们对扩大这条连接亚欧大陆的大通道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和日本宗教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

我们先说说李希霍芬。李希霍芬在 1887 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次将自汉唐都城长安起，横贯中国西北，到达中亚连接欧洲的古代陆上交通要道予以命名，从而在西方掀起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众多的西方考古探险家们因此到达中国西部地区，开始了他们并不光彩的文物掠夺行动。

池田大作先生 1974 年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①；随后往来于中苏之间，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使者重任。特别是 1975 年池田大作在莫斯科大学以“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为题的讲演中，首先提出“精神丝绸之路”概念。他指出：“现在比任何时代都需要超越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整个文化领域里进行民众的交流，也就是开辟把人与人的心灵连接在一起的‘精神上的丝绸之路’。”^②很明显，池田先生

① 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正因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

② 何劲松编选《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 23 页。

将丝绸之路诠释得更进一步，并从人性革命、民众参与、文化交流等思想精神高度，将其升华到解决纷繁复杂的现代问题领域的高度。无疑，这个概念的提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于解决现代国家间的摩擦、争执乃至战争，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随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的改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趋于平缓，当然，苏联不久之后就走完了它的历程，寿终正寝。其实，丝绸之路这条闻名古今、承载 2000 余年辉煌与暗淡岁月的交通要道，21 世纪又焕发青春，它的开启、繁荣、发展，争斗、厮杀、衰落，包容、竞争、进步，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如何理解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文化交融和冲突，如何理解丝绸之路的国际性，如何理解附着在丝绸之路上的和平与战争，丝绸之路承载的最主要内容和核心实质是什么？这些都是我要向大家汇报的内容。

一 丝绸之路畅通的原动力乃民众的需求

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公元前 138 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摒除北方强大民族匈奴的骚扰，派遣郎中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曾经遭受匈奴侵害的大月氏共同对敌。张骞虽然经过匈奴数年的囚禁生活，艰辛跋涉到达大月氏，但并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出使 13 年后回到汉都长安。事虽如此，张骞却将出使过程中沿途的所见所闻告诉汉武帝，使得汉朝对西域诸国地理形势、人文风俗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如此，汉武帝于公元前 115 年，再次派遣张骞，肩负联合乌孙等国抗击匈奴的任务，出使乌孙等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均未如期完成任务，却从此开凿打通了一条连接中国广袤大陆，到达中亚乃至欧洲的要道，其“凿空”之举影响深远。很显然，张骞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具有合纵连横的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统治意向。东汉时期，汉政权设立西域校尉，班超父子经营西域多年，成就辉煌；公元 97 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条支（今叙利亚）后返回，加强了中国与欧洲、中亚各国的联系。隋炀帝时期，西域诸国纷纷遣使到达长安，并看到隋朝的富庶与强大。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人数众多的佛教僧侣东来西往，要么负笈来华传播佛教，要么不远万里，沿丝绸之路到印度取经，直接促进了佛教中国化。

在这条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的路上，不仅大量的丝绸被交易外运，成为

西方贵族孜孜以求多方炫耀的贵重物品，而且香料^①、珠宝贸易的繁荣昌盛，亦增添了中原王朝上到皇帝，下至一般贵族茶余饭后不尽的话题。而牵涉一般百姓生活的一些其他文化成分亦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第一，从引进域外植物类看。如张骞历经艰难险阻回到汉朝，大宛一带种植的苜蓿、葡萄被引进中原，进而在西汉境内栽培种植并获得成功，成为当时及后来农林业、草原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品目。而在此之前，西域与四川的民间交往已经展开，并且成为一种趋势^②。美国著名史学家劳费尔的名著《中国伊朗篇》详细考证了这些植物的生产地，以及传入中国的历程，如对张骞出使西域时，首次传入中原的苜蓿和葡萄就有专题论述，值得一读^③。当然，葡萄酒也是从西域传入，并在唐代大行于世，以至于众多的唐诗对其也有咏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胡桃、胡麻、胡椒、胡荽、胡瓜、胡蒜、胡豆、萝卜、波斯枣等，更有公元1世纪从伊朗移植到印度，3世纪后半叶传到中国的石榴。除此之外，通过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乃至欧洲传入的果树类植物还可列举很多。除张骞引进带回的苜蓿与葡萄之外，其他植物均是由不知名的一般民众偶然或者出于其他考虑传入的，这造就了一段欧亚各国通过丝绸之路友好交往的传奇。可以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四季飘香的瓜果菜蔬，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应该占据很大一部分。

① 盛行于唐代的各种香料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爪哇香、乳香、丁香、青木香、没药、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这些香料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被运抵中原王朝各地，成为当时贵族乃至一般百姓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参见〔美〕爱德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08~230页。

②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出使情况。张骞云：“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犍，出苻，出徙、出邛、出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苻，南方闭崙、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③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篇》，商务印书馆，2001，第34~70页。

第二，从域外动物的传入看。作为佛教重要象征的狮子、老虎^①、孔雀的传入，就可说明问题。唐献陵前放置的犀牛石刻，乾陵石刻中的鸵鸟、陪葬墓壁画中的猎豹等，以及其他墓室壁画中出现的波斯犬、拂林犬，史料中出现的罽宾青羊、西域大羊^②，这些都是来自西方，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凡此种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而中国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中亚以及西亚欧洲各地，丝绸之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西交通大动脉。可以看出，上述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流的物品，除仅供皇室贵族奢侈消遣之外，大多交易品以及动植物产品，都造福当地，成为一般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东西文化交流、物资贸易交易的主体和对象，无疑是和一般百姓、普通劳动者密切相关的。高僧法显、玄奘三藏、义净、新罗僧侣慧超等前往印度取经，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取得佛教经典名扬千古，但他们出发之前无疑只是一介普通僧侣而已。宋人编集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记载了许多在唐都长安西市，以及广州、扬州、泉州经营珠宝香料的阿拉伯商人及其随从，他们有的在唐朝娶妻生子，成为唐人共同体的一分子。最近在扬州发现的波斯人摩呼禄墓志，记载了摩呼禄长期居住于扬州，娶妻生子，75岁死于扬州之史实，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绝好史料^③。当然，他们中大多都是普通的商人。还有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随高仙芝出兵怛罗斯兵败的随军手工业者，这些人虽被大食军队俘虏，却将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及欧洲^④，造就了今天都难以想象的奇迹；而边境地带不同民族的百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他们为生计交流繁衍排除阻力的友好交往，也显示出不同文化间双向交流的非凡魅力。

第三，交流和交易的物品，除奢侈品及供统治者消遣的动物之外，大多为蔬菜、水果、动物和其他植物，均和当时一般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丝绸之路焕发出极强的活力，并为这种交流交易提供便利，也使得一般百姓获得丝绸之路的恩惠，并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交流交易的持续发展。

① 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10~257页。

②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39，中华书局，2008。

③ 《“海丝”新发现，唐波斯人墓志现身，墓主人叫摩呼禄，比普哈丁墓早440年》，《扬州晚报》2015年11月17日。

④ （唐）杜佑著，王永兴等校注《通典》，中华书局，1988。

第四，总体而言，与丝绸之路上的战争时期相比较，和平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人们对和平的需求和愿望也是迫切的。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之形成，根本动力是人民和不同民族和平交往的愿望和需求，汉代以来政权基于政治统治和民族融合而做出的努力，从历史过程看，是次生的，且并不是本质的或主要的方面。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没有政府的行为主导，丝绸之路的打通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文化文明的相互交融传播，会冲破一切人为和自然的藩篱，融化人性固有的坚冰，守护心灵的和平。在这一点上，当代人要冲破传统历史观的影响。正如池田大作先生所呼吁的那样，“要构筑人类融和的世界和持久和平的未来，紧急的任务是，开辟把西方与东方的民众的心联系在一起‘精神丝绸之路’”。如此看来，这无疑是消除隔阂、缔造和平的一条畅通大道。

二 丝绸之路沿线百姓共同心声乃和平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明代之后丝绸之路的关闭，历经了1000余年时间。其间战争与和平相间而行。无论是西汉与匈奴的战争，还是随后的唐与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冲突，以及几个世纪之后的蒙古人三次西征，虽然战争残酷，充满了血腥肃杀和戚戚悲凉，但与和平交往相比，各地区百姓和平相处应该是丝绸之路的主旋律。为什么如此？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爱好和平是芸芸众生梦寐以求、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没有哪一个民族，也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会把战争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因，除非出现暴君或者好战之徒裹挟国家的情况。和平往往和百姓的安居乐业相随，和平的曙光只要在，就会照耀丝绸之路的沟沟坎坎，引领发展和交流突飞猛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第二，在当时环境下，作为欧亚大陆陆上唯一的贸易交往、文化传播通道，丝绸之路的兴盛代表着沿路国家的兴盛发达，而孤立于或者说处于丝绸之路之外的国家民族，往往会被边缘化或延迟其国家民族的发展；而搭乘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列车，它的周边国家和民族一定会分享红利，获得发展的机遇，一般百姓也会因此生活得更安定，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第三，阻挠丝绸之路的畅通，设置各种障碍，成为当时欧亚交往的阻力，其必然成为丝绸之路沿边主要国家清除的对象。唐初处于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高昌国就是如此。在此姑且不谈唐朝以暴制暴、扩疆拓土的具体成因，我们看到的是高昌国灭亡后，丝绸之路确实更

加畅通，东西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均得到有效的改善。第四，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是沿途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政府和一般百姓乐于接受的事情。当然，基于这种原因，不仅是唐朝，吐蕃、大食等在保证自己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也帮助维护了这条东西交流通道的畅通无阻。现在可以看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等文献记载了丝路沿途民族国家乃至一般百姓亲善友好，给这些僧侣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其中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赫然书于纸上，这无疑坚定了矢志不移的僧侣取得真经传播佛教的信心。虽然由于沿途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僧侣因此葬身沙漠戈壁，但当时的佛教以及西方的其他宗教，就像一张张东来西往无所不能的通行证，从鸠摩罗什、佛图澄的东来，到玄奘、义净、慧超的西去东回，都能说明这种情况。第五，即使处于对立或战争之时，丝绸贸易还会受到一定的保护。如汉代匈奴控制丝绸之路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依然持续进行。“匈奴与汉朝政府为敌，并不蓄意与和平的商人作对。汉朝商人运货入匈奴管辖区，匈奴收了汉朝商人的礼品或过境费后，就可以让他们通过。而且匈奴也要同各地区进行贸易，必不会反对通商的。……”^① 查阅史书，其中能够证明这种看法的史料还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正因为追求和平、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是沿途各国和一般百姓的心声，这条横贯欧亚的陆上交通干道才焕发青春，沿途鸣响的驼铃、弹奏的西域乐曲、不同语言的对接和南腔北调，最终点燃了东亚国际大都市长安西市不熄的灯火，唤醒了不同行业洪亮的叫卖声，带动了丝绸之路上大大小小都市的繁荣。与此同时，这种和平的乐曲通过日本、新罗遣唐使等不同目的入唐的各类人等，以及唐朝种类繁多的册封吊唁使者的努力，一直拓宽东行，并将这种贸易的繁荣和文化的高潮延伸到大海之东的庆州和京都。新罗都城庆州出土的具有波斯人特征的陶俑、挂陵前排列的西域人石像，以及日本正仓院收藏的通过唐朝到达日本的大量西域遗物，亦可说明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维护丝绸之路的和平，是当时渴求安居乐业的一般百姓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追求。如此看来，种族间的战争和政权间的冲突，应该是丝绸之路主旋律之中必然存在或者伴生的现象，其中有些是为维护和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代价不应被视为本质特征。在这一点

^① 参见朱杰勤《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